

聯合文學

東亞的泥土 與歐洲的天空



馬森◎著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東亞的泥土與歐洲的天空／馬森著. --初版.

-- 臺北市：聯合文學, 2006〔民95〕

208面；14.8×21公分. --（聯合文叢；372）

ISBN 978-957-522-643-5（平裝）

1.世界地理 - 描述與遊記

719.85

95016383

聯合文叢
372

東亞的泥土與歐洲的天空

● 馬森／著

目次

自序*旅者的心情 005

菲律賓紀遊 011

西班牙的優雅與暴力 049

——西葡行紀之一

天涯知音 059

——西葡行紀之二

逝去的王國 071

——西葡行紀之三

觀畫 077

——西葡行紀之四

土魯斯印象 089





給兩個文學巨匠送別 097

有緣的人 103

巴黎車站的金光黨 109

莫斯科之春 115

記大英圖書館 145

* 附錄

懷念昔日在巴黎的朋友們 155

馬森著作目錄 177



【自序】

旅者的心情

幼年遭逢戰亂，常常爲了逃避戰禍而流徙，情非得已，也就沒有心情去欣賞各地的風光。及長，戰亂終於過去，才会有心情爲遊歷而遊歷，這時候覺得爲了開闊眼界，爲了增長見聞，甚至只爲了單純的好奇，必須不時地突破一己生存的空間，旅遊遂成爲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。如果久居一地而未曾外遊，竟好像有一種窒息的感覺，這恐怕也就是爲什麼我常常欣然接受命運的安排易地工作的原因。

大學中較長的寒暑假，造成了旅遊的方便；特別在獨身的日子裡，要出遊，不必與人商量，只要拎起一隻旅行袋出門就是。在國內時還有些出入境的麻煩，或必須呈報服務的單位，到了國外才知跨國旅遊十分簡單，只要事先籌畫好交通工具，有足夠的旅資也就成了。

我二十八歲出國，到五十五歲返國定居，長達二十七年之間，經常圍繞地球飛行，返國後，仍然不斷出國遊歷。前後曾經久居及足跡踏過的土地在亞洲有中國大陸、台灣、日本、印度、越南、菲律賓、香港、澳門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；歐洲有法國、英國、蘇格蘭、德國、奧國、瑞士、義大利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盧森堡、比利時、丹麥、挪威、希臘、南斯拉夫、匈牙利、愛沙尼亞、拉脫維亞、立陶宛、蘇聯；美洲有加拿大、墨西哥、美國、瓜地馬拉、薩爾瓦多、宏都拉斯、尼加拉瓜、哥斯達黎加、巴拿馬；非洲則除了曾一度路經東非的吉布地外，其他則未嘗遊歷過。澳洲也始終未曾涉足。比起走遍全球的人，自嘆弗如；但比起足不出戶的人，我毋寧成為朋友口中的驛馬星了。

青壯年時期，喜歡攝影，每次出遊身上總配備兩部照相機，一部拍照片，一部拍幻燈片，後來甚至購買一部V8的錄影機，攜帶三部機器實在是夠繁重的，在年輕力壯時並未感受到。那時候總覺得如果沒有把目睹的風光用攝影器材記錄下來，竟好像白白走了一趟似的。多年累積下來，照片、幻燈片以及V8的影片裝滿了幾大箱，卻只拍不看，或只想旅遊，無暇回味，終於成為搬家時的累贅。前幾年，忽然發現多年用心拍攝的V8影片全部在家中不翼而飛，照片與幻燈片也多數忘記了放

在何處，於是才決定以後只旅遊，不再用機器記錄。最好的紀錄，還是自己的頭腦；而最易於保存的還是書寫文字。如果整理成書，即使自己的遺失了，別人仍然可以保有，可惜這個道理發現得太遲了些，不然可以省下不少資金，也更會集中精神好好欣賞各地的風光。

其實我從小學開始就有記日記的習慣，旅遊的日子，日記簿也總是裝在旅行袋裡。然而行色匆匆，只能記下些梗概，而不能書寫較詳細的遊記。在旅遊之後，如果湊巧有某位雜誌或副刊的編輯索稿，一篇遊記於焉成形；如果旅遊之後沒有這種機遇，那麼也就只剩下日記裡的那點資料了。

有許多印象深刻、感觸良多的旅遊，心中雖有書寫的衝動，只因缺乏外力的推波助瀾（自己主動寫作的畢竟多在小說、劇作或學術論文之類），竟失去一見天日的機會。例如遊過中美洲的尤卡坦，對古代瑪雅文化留下深刻的印象；遊過義大利的翡冷翠、羅馬和威尼斯，文藝復興的藝術時時在胸中鼓蕩；遊過希臘以後，古希臘的文明以及愛琴海的風光便常縈繞在胸臆間；遊過英國的湖區，才知人間竟有如此的美境，難怪會產生像雪萊(Percy Bysshe Shelley)、柯立芝(Samuel Taylor Coleridge)這樣愛美的浪漫詩人。我總希望有一天會補寫出這些地區的遊記，抒發

一下心中尚未流逝的情懷。

遊山玩水以外，我也是個喜愛探險的人，除了幾次參與學校的出國移地教學與參訪以外，我沒有參加過任何集體的旅行團，每次出遊都是獨自一人行動。在一些別人認為敏感的地區，例如紐約的哈林區、七〇年代舊金山的嬉皮營、香港黑社會的九龍城、西班牙城市的吉卜賽人居住的地方，連計程車司機都不願意開入，我都曾徒步進入其中的曲徑或密巷，僥倖的是也未遇到任何危難。反倒是在羅馬時曾遇到過一個義大利騙子，後來也機智地脫身了。

出外旅遊還有一項平素不會發生的事，那就是容易遇到素昧平生的陌生人。在日常生活，為家人、親友所環繞，既沒機會，也沒意願與陌生人搭訕；在旅遊時則不同，周圍全是陌生人，除非你決心要拒人於千里之外，否則有太多機會與陌生人接緣。短暫相聚，當然不易結為知己，但有時也會遇到不易忘懷的知音。另外一項旅遊的效益，就是轉換不同的環境後，一個人的思緒不易僵滯，為慣性所固執的想法常會因外在環境的改變而獲得調整。

我以前沒有出版過遊記，承聯合文學出版社的許悔之總編輯有此雅興，願意把這本融合東亞與歐陸的旅遊篇章公之於世，還有聯文的諸多同仁協助編輯成書，在

此一併致謝。

本書中所收的菲律賓遊記、西班牙與葡萄牙的紀行，以及在當日還頗神祕的蘇聯的探險，乃多年前應幾位主編的催促寫成，其中〈記大英圖書館〉一篇，記得更是為早期聯副主編痲弦兄定題索稿而成。如今回憶當日的菲律賓之遊，也有些探險的意味，但是我總認為人基本上是善良的，所以不會先設心防，竟未碰上真正的惡人。蘇聯之行是集體的行動，因為蘇聯在解體以前還不是一個可以容忍外來者自由行動的國度。有一篇記在巴黎遇到的金光黨，與頻頻出現在海峽兩岸行騙的金光黨徒無異，只是這位笨賊手法雖像變魔術一般，卻並未得逞。附錄中的一篇〈懷念昔日在巴黎的朋友們〉是青年時期的作品，其中所提到的朋友，像熊秉明、周麟、席德進等都已先後謝世多年，其他的朋友也都日漸步入老境。憶及初抵法國的日子以及後來與留法友人創辦《歐洲雜誌》的往事，恍如昨日，事實上已有半個世紀之久了，令人不得不感慨時光的易逝！

其中有些篇章發表後幾經轉載，可能年長的讀者曾經寓目，但這些年來沉睡在我書桌的抽屜裡，這一代的讀者卻無緣目睹，如今有成書問世的機會，等於使這些篇章從沉睡中又甦醒了過來，不能不令我為之欣喜。

菲律賓紀遊

數年前在曼谷遇到了兩位菲律賓華僑，殷切地慫恿我到菲律賓一遊。他們說：「你要想看現代與原始的奇妙組合，菲律賓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模式。而況，我們華人在那邊都是有錢的人哪！一定會好好地接待你。」他們遞過來他們的名片，堅囑我如果將來到了菲律賓，一定要通知他們，以便為我善加嚮導，並略盡地主之誼。

我一直保留著他們的名片，到了真正去菲律賓的時候，卻提不起拜訪他們的興致：第一，他們不是老朋友，不會產生那種他鄉遇故的欣悅之情；第二，我一向喜歡獨走獨闖，若要一個嚮導，反倒剝奪了探險的情趣。雖然不想去驚擾那兩位善意的華僑，但我之所以興起到菲律賓去，多少是受了他們兩位慫恿的蠱惑。

去菲律賓的前夕，那邊剛發生了一場未曾流血的「政變」不久。當政多年的馬

可仕給菲律賓人民轟下台來，新任總統是被謀殺的反對派領袖艾奎諾的遺孀柯拉蓉。那時候柯拉蓉·艾奎諾還沒有跟當時的國防部長安瑞利鬧翻，但二人在對付菲共的態度上已表現出明顯的差異。前者主張與菲共和談，後者主張進剿。一方面菲共拒絕艾奎諾夫人的停火建議，另一方面右派的軍人好像有陰謀顛覆艾奎諾政府的傾向，空氣裡因此醞釀著一種頗為令人不安的火藥味道。朋友們於是善意地提醒我，也許這當口不是到菲律賓旅遊的最佳時機。理性上我也同意他們的看法，但隱藏在我內心中的某種野性的呼喚，卻促使我又萌生了那種時時在鼓蕩著的探險慾望。一方面我也並不會愚蠢到故意去站在危牆之下，另一方面內心中卻巴不得遇到一些意外的事故：像革命啦、政變啦，那種轟轟烈烈地足以煮沸了人們的血漿的場面。這種甘於涉險尋求刺激的慾望，應該是二十來歲年輕人的特徵，到了我這般年紀，原該乖乖地躲在書房裡，一杯清茶在手，低吟著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什麼的，才比較合乎身分。可是不，頭髮都要飛霜了的年紀，血還是一樣的熱。我想，我原來真是選錯了職業了，不做戰地記者嘛，至少也該擔任新聞特派員一類的差事，才可以滿足我這種驛馬星式的衝動。好了，正因為菲律賓的緊張空氣，才不得已地決定了在台北返英的中途一定要從馬尼拉經過。雖說並不真正途經，而是拐

了一個大彎，還要第二度返回桃園機場，但從台北到馬尼拉，總比從倫敦飛馬尼拉近了不知幾千里哩！

從台北飛到馬尼拉的時間是中午，炎炎的秋陽正高罩著這一個亞熱帶的都市，跟南台灣的气溫不相上下。

在機場的第一件事是換錢，一塊美元可以換二十塊菲幣，兩百塊美元，就可以換好大的一把。第二件事是找旅館。按照我的經驗，飛機場和火車站一定會有代訂旅館的旅遊服務台，誰知馬尼拉的機場竟沒有。我到問詢處去打聽，服務人員懶懶地用手一指，走過來一位身上佩有名牌的中年人。名牌上有照片，有姓名，應該是飛機場的公職人員，我比較放心地委託他替我叫汽車、找旅館。這位自我介紹叫做馬勒油的公職人員笑容可掬，十分熱心，不但替我招來了汽車，而且幫我提行李；不但幫我提行李，而且竟跟我一同上了汽車，聲言要陪我一起去找旅館。我在任何國家都沒有碰到如此熱心的機場公職人員，心中反有些詫異和不安了。

上了汽車以後，才發現是一部十分破舊的車，開起來噗噗作響，而且並不是一輛計程車。那開車的司機是一個黑壯的大漢，一定是馬勒油的朋友，多半是到機場來賺外快的。菲律賓人的英語都足以表情達意，在開車中間我們談了不少話，主要

的是菲律賓的政情。我問他們喜歡馬可仕還是柯拉蓉，馬勒油說比較喜歡柯拉蓉。我說：「是不是因為柯拉蓉目前是當權的總統？要是馬可仕還在位的話，你大概不會說這樣的話吧？」那位駕車的司機搶著說道：「都一樣啦！反正當政的都是有錢人，像我們窮人，不論誰當政還不都是一個樣！」

從機場不過一刻多鐘就到了馬尼拉市那條濱海的 Roxas 大馬路；那裡賓館林立，好像正是遊客們下榻的地方。他們問我住哪樣的旅館，我說中等的吧！於是他們就把我開到一家叫做東瀛的旅館，大概把我誤作日本人！

這家旅館看起來相當清爽安靜，空房不少，可能因為剛過了旅遊的夏季；而且菲律賓目前的情況也不容易吸引遊客。我選了三樓後進的一間房，站在陽台上可以俯瞰一處廢園，也可以瞭望馬尼拉市的部分景色。如果遇到火警，爬窗、跳樓都相當容易。

馬勒油和汽車司機一直把我送到三樓的房間。本說好一百五十菲幣的車資，他們既然表現了如此額外的熱心，這時候多要二十塊，我也覺得並不算過份了，無奈他們已經搶去了旅館服務生的工作和索取小費的機會。

這時候本該就此訣別了吧！馬勒油卻忽然對我說：「晚上再來拜訪你！」

我聽了不免一怔，隨口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「你先生難道不要小姐嗎？這一切我都可以替你服務，而且包君滿意啦！」我趕緊笑道：「多謝你的好意，我今天太累，最需要的是好好睡覺！」

馬勒油有些失望，但仍然滿面堆笑地給了他的電話和地址，幾乎是帶著哀懇的聲調要我不管有任何需要，不管在任何時間，都可以打電話給他，這才戀戀不捨地告辭而去。這種方式的機場公職服務員，在我的旅遊經驗中實在是見所未見。如果我一廂情願地認為菲律賓人特別熱情好客，就未免天真了。過份的熱心態度，反倒使人聯想起拉客的黃牛，在笑容和謙恭的背後似乎隱藏著些什麼令人不安的陰謀。

當然我一點都不累，只不過坐了一個多小時的飛機，又沒有時差的問題，怎麼會累呢？午飯在飛機上吃過，稍事梳洗，就決定出去遊逛了。

買了一份地圖，一瞧菲律賓文化中心和國家博物館就在附近。

我住的這家東瀛賓館在Roxas大馬路上，過馬路而西就是海濱。在大海與大馬路之間是兩排極長極美的椰樹，椰樹中另有一條人行小道，不乏情侶的身影和海邊的釣客，看來相當羅曼蒂克。